南北史合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十四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三　　南史十四

宋宗室及諸王上

長沙景王道憐　　臨川烈武王道規 鮑照

營浦侯遵考 從子季連　　武帝諸子

長沙景王道憐宋武帝中弟謝琰為徐州命為從事史

武帝克京城平建鄴道憐常留侍左右從武帝征廣固所部獲慕容超以功封竟陵縣公及討司馬休之道憐監太尉留府事江陵平刺史荊州累加都督北府文武悉配之道憐素無才能言音甚楚舉止多諸鄙拙畜聚常若不足去鎮日府庫為空徵拜司空徐兗二州刺史都督如故出鎮京口武帝受命遷太尉封長沙王先是廬陵王義真為揚州刺史太后謂帝曰道憐汝布衣兄弟宜用為揚州帝曰寄奴於道憐豈有所惜揚州根本

所寄事務至重非道憐所了太后曰道憐年五十豈不如汝十歲兒耶帝曰車士雖為刺史事無大小皆由寄奴道憐年長若不親其事於聽望不足太后乃無言竟不授永初三年薨加贈太傅葬禮依晉太宰安平王孚故事鸞路九旒黃屋左纛轀輬車挽歌二部前後羽葆鼓吹虎賁班劍百人文帝元嘉九年詔故太傅長沙景王故大司馬臨川烈武王故司徒南康文宣公劉穆之開府儀同三司華容縣公王弘開府儀同三司永修縣

公檀道濟故青州刺史龍陽縣公王鎮惡並勒功天府
配祭廟庭道憐子義欣嗣
宋書曰義欣為南兖州刺史到彦之北伐率大衆入
河尋敗退將佐慮寇大至勸義欣委鎮還都義欣堅
志不動
位豫州刺史鎮壽陽
宋書曰時土荒民散城郭穨敗盜賊公行義欣綱維
補緝隨宜經理刼盜所經隨討誅之

境内長服道不拾遺遂為盛藩強鎮

宋書曰時淮西江北長吏多叙勞人武夫皆無政術

義欣上言江淮左右荐飢相襲百城彫獘綏牧必俟

良吏勞人武夫不諳政術況賓接荒垂手顧教選部

必使任得其人芍陂良田萬餘頃堤堨久壞秋夏常

苦旱有舊溝引渒水入陂不治積久義欣遣官伐木

開榛水得通注旱患遂除

薨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成王傳爵至孫齊受禪國除

宋書曰瑾弟祇為南兖州刺史以謀應晉安王子勛

又祇弟楷俱坐與子勛同逆伏誅

瑾弟韞述

宋書曰述有兄弼亦與子勛同逆伏誅　愚按從子

勛者亦從孝武子起見俱不得云謀逆云伏誅應改

正

改節義傳義欣弟義融封桂陽縣侯邑千戶凡王子為

侯食邑皆千戶義融位五兵尚書領軍有質幹善用短

楯卒謚恭侯子孝侯覬嗣

宋書曰為元凶所殺追贈散騎常侍

無子襲襲以子晃繼襲性庸鄙為郢州刺史暑月露褌上聽事時綱紀政伏閤怪問之訪問之乃知是襲

宋書曰襲子旻嗣昇明三年改封東昌縣侯與兄晃俱伏誅

義融弟義宗幼為武帝所愛字曰伯奴封新渝縣侯位太子左衛率坐門生杜德靈放橫擄人入義宗第藏隱

之免官德靈以姿色故義宗愛寵之義宗卒於南兖州
刺史謚惠侯子懷珍嗣
宋書曰為元凶所殺贈散騎常侍
無子弟秉以子承繼秉改節義傳秉弟遐字彥道為嫡
母殷暴亡有司糾之事見兄秉傳徙始安郡後得還位
吳郡太守至是坐兄秉圖齊高并見害遐人才甚凡自
諱名常對客曰者武無道見枉殺母其頑騃若此及秉
當權遐累求方伯秉曰我在事而用汝作州於聽望不

足遐曰富貴則言不可相關從坐之日得免否至是果死義賓弟義綦封營道縣侯凡鄙無識始興王濬嘗謂曰陸士衡詩云營道無烈心何意苦阿父如此義綦曰下官初不識士衡何忽見苦其庸塞皆然位湘州刺史

臨川烈武王道規字道則武帝少弟倜儻有大志預謀誅桓玄時桓弘鎮廣陵以為征虜中兵參軍武帝克京城道規亦以其日與劉毅孟昶共斬弘

宋書曰道規與劉毅何無忌追玄玄走江陵留何澹

之等固守湓口軍至澹之空設儀儀旗幟於一舫而
別居他舟無忌欲攻羽儀所在衆謂澹之不在此得
之無益無忌曰澹之若不在此戰士必弱我以勁兵
攻之必擒擒之之日彼謂已失軍主我謂已得賊帥
我勇彼懼懼而薄之破之必矣道規喜曰此名計也
攻之即獲此舫因唱曰已斬何澹之賊徒及義軍並
以為然因縱兵賊兵奔敗遂馳進遇玄峥嵘州道規
兵不足萬而玄戰士數萬衆憚之欲退還尋陽道規

曰不可彼衆我寡強弱異勢若畏懦不進必為所乘縱至尋陽豈能自固玄竊名豪雄內實恇怯加已奔敗衆無固心決機兩陣將雄者克昔光武昆陽魏武官渡皆以少制多今雖才謝古人豈可先示之弱因麾衆進

玄敗走道規與劉毅何無忌追破之無忌欲乘勝追玄直造江陵道規曰兵法屈伸有時諸桓世居西楚羣小皆為竭力振勇冠三軍且可頓兵以計策縻之無忌不

從果為振所敗乃退還尋陽繕舟甲復進遂平巴陵江陵平道規推毅為元功無忌為次自居其末以起義勲封華容縣公累遷領護南蠻校尉荆州刺史加都督善於刑政士民畏愛之盧循冦逼建鄴道規遣司馬王鎮之及揚武將軍檀道濟廣武將軍到彦之等赴援朝廷至尋陽為循黨茍林所破林乘勝伐江陵聲言徐道覆已克建鄴而桓謙以長安入蜀譙縱以謙為荆州刺史與其大將譙道福俱冦江陵

宋書曰荆楚既桓氏義舊並懷異心

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欲去者不禁因夜開城門達旦不閉衆咸憚服莫有去者雍州刺史魯宗之自襄陽來赴或謂宗之未可測道規乃單車迎之衆咸感悅衆欲使檀道濟到彦之共擊荀林等

道規曰

宋書載道規言曰盧循擁隔中流扇張同異桓謙荀林更相首尾人懷危懼莫有固心成敗之機在此一

舉

非吾自行不决乃使宗之居守委以心腹率諸將大敗

謙斬之諮議劉遵追荀林斬之巴陵

宋書曰道規初攻謙諸將佐皆恐以荀林近在江陵

伺人動静必來攻城宗之未必能固道規曰諸君不

識兵機耳荀林愚竪以吾去未遠必不敢向城吾今

取謙至便可克沉疑間已自還反謙敗則林破胆豈

暇得來宗之獨守何為不支數日遂解南蠻校尉印

以授諮議參軍劉遵馳往攻謙水陸並進謙大敗單舸走欲下就林追斬之還至浦口林又奔散劉遵率軍追林至巴陵又斬之

初謙至枝江江陵士庶皆與謙書言城內虛實道規皆焚之衆乃大安徐道覆奄至破冢魯宗之已還襄陽人情大震或傳循已克都遣道覆上爲刺史江漢士民皆感其焚書之恩無復二志道規使劉遵爲游軍自拒道覆於豫章前驅失利道規壯氣愈厲激揚三軍遵自外

橫擊大破之初使遵為游軍衆咸言不宜割見力置無用之地及破道覆果得游軍力衆乃服遵淮南海西人道規從母凡位淮南大守道規進號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改授豫州以疾不拜義熙八年薨於都贈司徒謚曰烈武進封南郡公武帝受命贈大司馬追封臨川王無子以長沙王第二子義慶嗣初文帝少為道規所養武帝命紹焉咸以禮無二繼文帝還本而定義慶為後義慶為荊州廟主當隨往江陵文帝下詔褒美勲德

及慈蔭之重追崇丞相加殊禮鸞路九旒黄屋左纛給節鉞前後部羽葆鼓吹虎賁班劍百人義慶幼為武帝所知

宋書載高祖曰吾家豐城也

年十三襲封南郡公永初元年襲封臨川王元嘉中為丹陽尹有民黄初妻趙殺子婦遇赦應避孫讎義慶議以為周禮父母之仇避之海外葢以莫大之寃理不可奪至於骨肉相殘當求之法外禮有過失之宥律無讎

祖之文況趙之縱暴本由於酒論心即實事盡荒耄豈
得以荒耄王母等行路深讎臣謂此孫恐愧銜悲不違
子義宜共天同域無虧孝道六年加尚書左僕射八年
太白犯左執法嘗有變王光祿至今鎮文帝詔諭之以
為玄象茫昧左執法嘗有變王光祿至今平安日蝕三
朝天下至忌晉孝武初有此異彼庸主耳猶竟無他
宋書又曰天道輔仁福善不足横生憂懼若天必降
災寧可千里逃避耶

義慶固求解僕射乃許之九年出為平西將軍荆州刺史加都督荆州居上流之重資實兵甲居朝廷半故武帝諸子徧居之義慶以宗室令美故特有此授性謙虛始至及去鎮迎送物並不受十二年普使內外羣臣舉士義慶表

册府元龜載表曰陛下惠哲光宣經緯明遠皇階漾耀風猷日升猶降流慮於管庫紆聖思於板築臣敢竭虛闇祗承明旨

舉前臨汝令新野庾實前徵奉朝請武陵龔祈處士南郡師覺授義慶留心撫物州統內官長親老不隨在官舍者一年聽五吏餉家先是王弘在江州亦有此制在州八年為西土所安撰徐州先賢傳十卷奏上之又擬班固典引為典敘以述皇代之美遷南兖州刺史帶都督尋加開府儀同三司性簡素寡嗜慾好文義文辭雖不多足為宗室之表歷任無浮淫唯晚節奉沙門頗致費損少善騎乘及長不復跨馬招聚才學之士遠近必致

太尉袁淑文冠當時義慶在江州請為衛軍諮議其餘吳郡陸展東海何長瑜鮑照等並有辭章引為佐吏國臣所著世說十卷撰集林二百卷並行於世文帝每與義慶書常加意斟酌鮑照字明遠東海人文辭贍逸嘗為古樂府文甚遒麗元嘉中河濟俱清當時以為美瑞照為河清頌其叙甚工照始嘗謁義慶未見知欲貢詩言志人止之曰郎位尚卑不可輕忤大王照勃然曰千載上有英才異士沉没而不聞者安可數哉大丈夫豈

可遂蘊智能使蘭艾不辨𤴐日碌碌與燕雀相隨乎於是奏詩義慶奇之賜帛二十匹尋擢為國侍郎甚見知賞遷秣陵令文帝以為中書舍人

宋書文帝作世祖則孝武非文帝也文帝憐才不忌才

帝好文章自謂人莫能及照悟其旨為文多鄙言累句咸謂照才盡實不然也臨海王子頊為荆州照為前軍參軍掌書記之任子頊敗為亂兵所殺義慶在廣陵有

疾而白虹貫城野麕入府心甚惡之因陳求還文帝許
解州以本號還朝二十一年薨於都追贈司空謚曰康
王子哀王譽嗣為元凶所殺譽子綽嗣昇明三年見殺
宋書於見殺上加一反字若果有此義舉也既謀齊
何反宋若其無是則蕭道成誣害耳餘倣此
國除
營浦侯遵考武帝族弟父涓子彭城內史始武帝諸子
並弱宗室唯遵考及北伐平定領河東太守鎮蒲坂闕

中失守南還再遷冠軍將軍晉恭帝遜位居秣林宮遵考領兵防衛武帝初即位封營浦縣侯元嘉中累遷雍州刺史加都督為政嚴暴聚斂無節為有司所糾帝寢不問孝武大明中位尚書左僕射後老疾失明元徽元年卒贈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元子琨之為竟陵王誕司空主簿誕有寶琴左右犯其徽誕罰焉琨之諫誕曰此余寶也琨之曰前哲以善人為寶不以珠玉為寶故王孫圉稱觀父為楚國之寶未聞以琴瑟為寶

誕怈然不悅誕之叛以為中兵參軍辭曰忠孝不能並
琨之老父在將安之乎
宋書曰繫數十日終不受
誕敗之後贈黃門郎詔謝莊為誄遵考從父弟思考亦
歷官清顯子季連字惠續早歷清官齊高帝受禪慮害
宋室近屬季連將及害太宰褚淵素善之固請乃免建
武中為平西蕭遙欣長史南郡太守遙欣多招賓客明
帝甚惡之季連有憾於遙欣

梁書曰季連族甥王會為遥欣諮議參軍遥欣遇之甚厚會多所傲忽於公坐與遥欣競侮季連故慽之乃容表以聞言其有異迹明帝乃以遥欣為雍州刺史而心德季連以為益州刺史令據遥欣上流季連父思考宋時為益州雖無政績州人猶以為義故喜得之季連存問故老見父時民吏皆泣對之遂寧人龔愜累世有學行辟為府主簿及聞東昏失德稍自驕矜性忌褊遂嚴愎酷狠土人始怨永元元年九月因聲言講武遂

遣中兵參軍宋買以兵襲中水穰人李託豫知之設備守險買戰不利退還州郡遂多叛亂明年十月巴西人趙續伯反奉其鄉人李弘為聖主弘乘佛輿以五綵裹青石誑百姓云天與己玉印當王蜀季連遣中兵參軍李奉伯大破獲之將刑謂刑人曰我須臾飛去復曰汝空殺我我三月三日會更出遂斬之梁武帝平建鄴遣左右陳建孫送季連二子及弟通直郎子深諭旨季連受命脩還裝武帝以西臺將鄧元起為益州刺史元起

南郡人李連為南郡郡時待之素薄元起典籤朱道琛嘗為李連府都録無頼李連欲殺之逃免至是說元起請先使檢校緣路奉迎及至言語不恭又歷造府州人士見器物輒奪之曰會屬人何須苦惜軍府大懼言於李連李連以為然又惡昔之不禮元起益憤懣司馬朱士略說李連求為巴西郡守留三子為質即連許之既而名兵箕之有精甲十萬臨軍歎曰據天險之地握此盛兵進可匡社稷退不失作劉備欲以此安歸乎遂矯稱

齊宣德皇后令復反收朱道琛殺之書報朱士略兼召

涪令李膺

梁書曰膺為涪令時巴西人雍道晞帥羣賊萬餘逼

城太守魯休烈與膺嬰城自守李連遣中兵參軍李

奉伯率衆五千救之破擒道晞斬之涪市奉伯因獨

進巴西之東鄉討餘賊膺止之曰將驕卒惰乘勝履

險非良策也不若少緩更思後計奉伯不納悉衆入

山大敗而出

並不受命天監元年六月元起至巴西李連遣其將李奉伯拒戰見敗李連固守元起圍之城中餓死者相枕

梁書曰城中食盡升米三十亦無所糴

又從而相食李連飢窘無計二年乃肉袒請罪元起遷李連於外俄而造焉待之以禮李連謝曰早知如此豈有前日之事元起誅李奉伯送李連還都將發人莫之視唯龔愜送焉初元起在道懼事不集無以為賞士之至者皆許以辟命於是受別駕中從事檄者將二千人

季連既至詣闕謝罪自東掖門入數步一稽首以至帝
前帝笑謂曰卿欲慕劉備而曾不及公孫述豈無卧龍
之臣乎赦為民四年出建陽門為蜀人藺相如所殺季
連在蜀殺其父燮名走建鄴至是報焉乃面縛歸罪帝
壯而赦之

宋武帝七男張夫人生少帝孫修華生廬陵孝獻王義
真胡婕妤生文帝王修容生彭城王義康桓美人生江
夏王獻王義恭孫美人生郡郡王義宣呂美人生衡陽

文王義季

廬陵孝獻王義真美儀美神情秀徹初封桂陽縣公年十二從北征及關中平宋武東還欲留偏將恐不足固人心乃以義真為雍州刺史加都督以太尉諮議參軍京兆王修為長史委以關中任宋武將還三秦父老泣訴曰殘生不霑王化於今百年始覩衣冠方仰聖澤長長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宮殿是公家屋宅捨此何之宋武為之憫然慰譬曰受命朝廷不得擅留感諸君戀

本之意今留第二兒令文武才賢共鎮此境臨還自執義真手授王修令修執其子孝孫手授己義真又進都督并東秦二州領東秦州刺史時隴上流户多在關中望得歸本及置東秦州父老知無經畧隴右固關中之意咸共歎息而赫連勃勃冦逼交至洗田子既殺王鎮惡王修又殺田子兼裁減義真賜左右物義真少賜與左右無節左右怨之因白義真曰鎮惡欲反故田子殺之修殺田子豈又欲反也義真使左右劉乞殺修修字

叔京兆霸城人初南渡見桓玄玄謂曰君平世吏部郎才也脩既死人情離異宋武遣右將軍朱齡石代義真鎮關中使義真疾歸諸將競斂財貨方軌徐行建威將軍傅弘之曰鹵騎若至何以待之

宋書載弘之曰公處分亟進恐鹵追擊人耳今多將輜重一行不過數里宜棄車輕行乃可免

鹵追兵果至至青泥大敗

宋書曰賊騎數萬輔國將軍蒯恩斷後不能禁後軍

大敗義真行在前故得與數百人奔散

義真獨逃草中中兵叅軍段宏單騎追尋義真義真識其聲曰君非段中兵耶身在此行矣必不兩全可刎身首以南使家公望絶宏泣曰死生共之下官不忍乃束義真於背單馬歸義真謂宏曰丈夫不經此何以知艱難初宋武未得義真審問愁甚尅日北伐謝晦諫不從及得宏啟知義真免乃止義真尋為司州刺史加都督以段宏為義真諮議參軍宏鮮卑人為慕容超尚書左

僕射宋武伐廣固歸降義真改揚州刺史鎮石頭永初元年受禪封廬陵王帝始踐阼義真色不悅侍讀博士蔡茂之問其故對曰安不忘危何可恃也明年遷司徒帝不豫以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加都督鎮歷陽未之任而帝崩義真聰敏愛文義而輕動無德業與陳郡謝靈運琅邪顏延之慧琳道人並周旋異常許得志日以靈運延之為宰相慧琳為西豫州刺史徐羨之等嫌義真靈運延之昵狎過甚故吏范晏戒

之義真曰靈運空疎延之隘薄魏文云鮮能以名節自立者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於悟賞故與游耳將之鎮列部伍於東府前既有國哀義真與靈運延之慧琳等坐視部伍因晏舫中使左右剔每舫函道施己舫而取其勝者及至歷陽多所求索羨之等每不盡與深怨執政表求還都初少帝居東宮多狎羣小謝晦嘗言於武帝曰陛下春秋既高宜思存萬代神器至重不可使負荷非才帝曰廬陵何如晦曰臣請觀焉晦造義真義真

盛欲與談晦不甚答還曰德輕於才非人主也由是出居於外及羨之等專政義真愈不悅時少帝失德羨之等謀廢立次第應在義真以義真輕訬不任主社稷因其與少帝不協奏廢為庶人

宋書載表曰義真凶忍之性爰自稚弱咸陽之酷醜聲遠播先朝猶以年在紈綺冀能改厲自聖體不豫及大漸縱博酣酒日夜不輟肆口縱言多行無禮先帝親勅陛下面詔臣等若遂不悛必加放黜至言苦

屬猶在紙翰而自茲迄今日月增甚至乃委棄藩屏志還京邑潜懷異圖轉聚甲卒陵墳未乾蔑棄遺旨甃棹浮舟以示歸志肆心専己無復懿承臣聞原火不撲蔓草難除青青不伐終致尋斧況憂深患著社稷慮切請一遵旨朝武陵舊典使顧懷之旨不墜於武廟全宥之徳獲申於昵親仰尋感慟臨啟悲咽

徙新安郡前吉陽令張約之上疏諫

宋書載約之疏曰臣少不量力頋高殉義之風謟善

善於朝聞愈徒生於白首用敢干禁忘戮披叙丹愚竊念廬陵王少蒙先皇優慈長受陛下睦愛容犯臣子之道致招驕恣之愆至於天姿夙成實有卓然之美宜在容養錄善掩瑕令猥加剥奪幽徙遠郡上傷陛下宗棣之篤下令遠近悵然失圖士庶杜口人為身計臣伏思大宋之興雖協應符緯而開基造次根條未繁宜廣樹藩戚敦睦以道使兄弟之美比輝魯衛龜筴告同胙均七百豈不善哉特願留神九思重

加詢采上考前代興亡之由中存武帝締構之業下
顧蒼生顒顒之望特開曲宥反正都邑選保傅於舊
老求四友於髦俊引誘性情導達聰明凡人在苦皆
能自厲況王質朗心聰易加訓範且武皇愛子陛下
懿弟可以一眚長致淪棄哉惟願丹誠一經天聽退
就斧鑕無愧地下矣
徙為梁州府軍叅軍尋殺之景平二年羨之等遣吏斂
義真於徙所時年十八元嘉十年八月詔追復先封迎

靈柩幷孫脩華謝妃一時俱還三年正月誅徐羨之傅
亮等是日詔追崇侍中大將軍王如故贈張約以郡
宋書載詔曰故廬陵王義真遭時多難志匡權逼羣
凶竊柄釁生不圖朕永念仇恥含痛內結遵養者匿
情禮未申今王道旣亨政刑始判可加侍中爲慰冤
魂少伸悲憤又詔曰故吉陽令張約之抗疏矢言事
屈羣醜殞命遐疆志節不屈昔閼老奏疏見紀漢冊
閭纂獻規荷榮晉代考其忠槪參跡前蹤宜加旌顯

式揚幽烈可贈以一郡賜錢十萬布百疋

義真無子文帝第五子紹字休胤嗣襲廬陵王紹少寬

雅位揚州刺史薨

宋書曰遺令斂以時服素柩周身而已

無子以南平王鑠子敬先嗣

彭城王義康永初元年封彭城王歷南豫南徐二州刺

史並加都督元嘉三年文帝改授都督荆州刺史給班

劒三十人義康少而聰察及居方任職事修理六年司

徒王弘表義康宜還入輔徵為侍中司徒錄尚書事都督南徐州刺史二府置佐領兵與王弘共輔朝政弘既多疾且每事推讓內外衆務一斷於義康太子詹事劉湛有經國才用義康昔在豫州湛為長史既素情款至是侍遇特隆動皆諮訪故前後在藩多善政九年王弘薨又領揚州刺史十二年又領太子太傅義康性好吏職銳意文案糾剔是非莫不精盡既專朝權事決自己生殺大事皆斷以錄命凡所陳奏入無不可方伯以下

盡委義康投用由是朝野輻湊權傾一時義康亦自強不息無有懈倦府門每旦常有數百乘車雖復位卑人微皆被接引又職識過人一聞必記嘗所暫遇終身不稠人廣坐每標題所憶以示聰明人物益以此推服之愛惜官爵未嘗以階級私人凡朝士有才用者皆引入己府忤旨即度為臺官自下樂為竭力不敢欺負文帝有虛勞疾每意有所想便覺心痛裂屬纊者相繼義康入侍醫藥盡心衛奉湯藥飲食非口所嘗不進或連夕

不寢彌日不解衣內外重事皆專決施行十六年進位大將軍領司徒義康素無術學待文義者甚薄袁淑嘗詣義康問其年答曰鄧仲華拜袞之歲義康曰身不識也淑又曰陸機入洛之年義康曰身不讀書君無為作才語見向其淺陋如此既闇大體自謂兄弟至親不復存君臣形迹率心而行曾無猜防私置僮六千餘人不以言臺時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帝嘗冬月噉柑歎其形味並劣義康在坐曰今年柑殊

有佳者遣還東府取柑大供御者三寸僕射殷景仁為帝所寵與劉湛素善而意好晚乖湛常欲因宰輔之權傾之景仁為帝所保持義康屢言不見用湛愈憤南陽劉斌湛之宗也有涉俗才用為義康所知自司徒右長史擢為左長史從事中朗琅邪王履主簿沛郡劉敬文祭酒魯郡孔胤秀並以傾側得入見帝疾篤皆謂宜立長君帝寄危殆使義康具顧命詔義康還省流涕以告湛及景仁曰天下艱難詎是幼主所御湛景仁不答

資治通鑑考異曰義康雖不識大體豈敢遽為此言湛嘗欲推崇義康豈肯聞而不答今不取　史糾曰宋書則不然謂義康以告殷景仁劉湛湛曰天下艱難詎幼主所御義康景仁並不答此最得理劉班擁戴東宮為日已久當有勸進之辭義康友于素篤景仁盡心朝廷自應結舌此南史不及宋書者也

而膺秀等輒就尚書儀曹索晉咸康立康帝舊事義康不知也及帝疾瘳微聞之而斌等既為義康所寵遂結

朋黨若有盡忠奉國不同己者必搆以罪黜每采景仁短長或虛造同異以告湛自是主相之勢分矣義康欲以斌為丹陽尹言其家貧帝覺之曰以為吳郡後會稽太守羊玄保求還義康又欲以斌代之帝時未有所擬倉卒曰我已用王鴻

宋書曰自十六年稍不復幸東府

帝以嫌隙既成將致大禍十七年收劉湛又誅斌及大將軍錄事參軍劉敬文幷賊曹孔邵秀中兵邢懷明主

簿孔胤秀丹陽丞孔文秀司空從事中郎司馬亮烏程令盛曇泰從尚書庫部郎何默子餘姚令韓景之永興令顔遥之湛弟黄門郎素斌弟給事中温於廣州王履廢於家

宋書曰胤秀始以書記見任漸預機密文秀邵皆其兄司馬亮孔氏中表並因胤秀進懷明曇泰為義康所遇默子景之遥之皆湛黨也

青州刺史杜驥勒兵殿内以備非常義康時入宿留止

中書省遣人宣旨告以湛等罪義康上表遜位

宋書載表曰臣任總内外位兼台輔不能正身率下

暱近失所致賞罰謬加由臣才弱任重以及傾撓今

罪人即戮養釁貽垢實由於臣有何心顔尚安斯寵

輒解所職待罪私第

改授江州刺史出鎮豫章實幽之也停省十餘日桂陽

侯義融新渝侯義宗秘書監徐湛之往來慰視義康於

省奉辭便下渚帝唯對之慟哭餘無所言遣沙門慧琳

視之義康曰弟子有還理否琳公曰恨公不讀數百卷書征虜司馬蕭斌為義康所昵劉斌等譏之被斥乃以斌為諮議領豫章太守事無大小皆委之司徒主簿謝綜素為義康所狎以為記室左右愛念者並聽隨從至豫章辭州見許資奉優厚朝廷大事皆報示之義康未敗時東府廳事前井水忽涌野雉江鷗並入所注齋前

龍驤參軍巴東令扶育上表申明義康

宋書載表曰臣聞哲王以博聞為道人臣以盡言為

忠彭城王義康先朝愛子陛下次弟一旦黜削遠送南服躬離明主身放聖世草萊黔首皆為陛下痛之若有迷謬之愆正可數以善惡導以義方且廬陵往事足以知今此乃陛下前事殷鑒也廬陵既申冤魂於后土彭城宜彌疑愆於宋京臣所以勤勤懇懇獨訴丹誠者實恐義康年窮力盡奄忽於南遂令陛下有棄弟之責陛下徒云惡枝之宜伐豈知伐枝之傷樹若蕩以平聽屏此猜情速召義康返於畿甸兄弟

協和君臣輯睦何必司徒公揚州牧然後可安義康哉若臣所放於國為非請即伏誅以謝陛下雖復分形赴鑊貢首烹屍始願所甘豈不幸甚

奏入即收付建康賜死

哀哉扶育之追蹤裴約之也救義康與救義真同但約之猶贈以郡而肯誰贈者可嘆

會稽長公主於兄弟為長帝所親敬嘗就主宴集甚歡主起再拜頓首悲不自勝帝不曉其意起自扶之主曰

車子歲暮必不見容特乞其命因慟哭帝亦流涕指蔣山曰必無此慮若違今誓便是負初寧陵即封所飲酒賜義康曰會稽姊飲憶弟所飲餘今封送車子義康小字也二十二年太子詹事范曄等謀反事連義康有司請收執廷尉詔特宥大辟子女並免為庶人絕屬籍徙安成郡義康在安成讀漢書見淮南厲王長事廢書嘆曰前代有此我乃不知其得罪宜也二十四年豫章胡誕世前吳平令袁惲等謀奉戴義康太尉江夏王義恭

奏徙義康廣州奏可未行會魏軍至瓜步境內擾動帝慮其有異志者奉義康為亂孝武時鎮彭城及尚書左僕射何尚之並言宜早為所二十八年正月遣中書舍嚴龑持藥賜死義康不肯服藥曰佛教自殺不復人身乃以被掩殺之

愚按武帝弑晉恭時其言其事皆與義康合見諸秀之傳讀史者思之

以侯禮葬安成郡子允元凶殺之孝武大明四年義康

女王秀等乞反葬舊塋

宋書載王秀辭曰父凶滅無狀孤貧天明明罰羽山未足勅法烏鳥微心昧死上訴乞反葬舊塋㡛骨鄉壤

詔聽之

宋書又載前廢帝永光元年太宰江夏王義恭表曰故庶人義康昔昧奸回自貽非命妻息漂没早違盛化衆女孤弱沉淪黔首即情原釁本非己招感事哀

芃俯增傷咽敢緣聖澤希齒帝宗施及陳蒙榮被朽壤詔以所奏付外奉行又以允橫罹凶虐特為置後

太宗泰始四年復絕屬籍還為庶人　愚按明帝薄於季父致格已成愚命譴及枯骨它日譴死未已又復戕生手足彫零宗社殄滅蓋已見端於此矣

江夏文獻王義恭幼而明穎姿顏端麗武帝特所鍾愛帝性儉諸子飲食不過五醆盤義恭求須果食日中無算得未嘗噉悉以與傍人諸王未嘗敢求求亦不得元

嘉六年為都督荊州刺史義恭涉獵文義而驕奢不節及出藩文帝與書誡之曰

宋書載帝書曰汝以弱冠便親方任宜深自砥礪思而後行袁太妃說汝性褊急性之所滯其欲必行此取弊事今粗數十數事汝可省也

禮賢下士聖人垂訓驕侈矜尚先哲所去豁達大度漢祖之德猜忌褊急魏武之累漢書稱衛青云大將軍遇士大夫以禮與小人有恩西門安于矯性齊美關羽張

飛任偏同獎行己舉事深宜鑒此汝一月日自用不可過三十萬若能省此益美西楚殷曠常宜早起接對賓侶園池堂觀無須改作凡訊獄前一二日可取訊簿密與劉湛輩粗共詳論慎無以喜怒加人擇善者從之美自歸己不可專意自決以矜明獨斷刑獄不可壅滯一月可再訊凡事皆應慎密名器宜慎惜不可妄以假人聲樂嬉遊不宜令過宜數引見佐吏非惟臣主自應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不親則無因得盡人人不盡何以

具知衆事九年為南兖州刺史加都督鎮廣陵十六年進司空明年彭城王義康有罪出藩徵義恭為侍中都督揚南徐兖三州司徒録尚書事領太子太傅給班劔二十人置佐領兵二十一年進太尉領司徒義小心且且戒義康之失雖為總録奉行文書而已故文帝安之年給相府錢二千萬它物稱此而義恭性奢用常不足帝又别給錢年至千萬時有獻五百里馬以賜義恭二十七年帝欲有事河洛義恭總統羣帥出鎮彭城及魏

軍至瓜州義恭與孝武閉門自守
宋書曰二十八年春卤自彭城北過義恭懼不敢追其日有告卤驅廣陵人萬餘口夕應宿安土坡去城數十里追可悉得諸將固請義恭禁不許經宿詔使急追卤已盡殺所驅輕騎引去
初魏軍深入帝慮義恭不能固彭城備加誡勅義恭荅曰臣雖未能臨瀚海濟居延庶免劉仲奔逃之恥及魏軍至義恭果欲走賴衆議得停降號驃騎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魯郡孔子舊廟有栢樹二十四株歷漢晉其大連抱有二株先倒折土人崇敬莫敢犯義恭悉遣伐取父老莫不嘆息又以本官領南兗州刺史加都督移鎮盱眙修館宇擬東城二十九年冬還朝帝以御所乘蒼鸞船上迎之遭大妃憂改授大將軍南徐州刺史還鎮東府元凶肆逆其日劭急召義恭先是詔召太子及諸王慮有詐妄致害者召皆有人至是義恭求常所遣傳詔劭遣之而後入義恭遣府内兵仗並送還臺進太保

孝武入討劭疑義恭有異志使入尚書下省分諸子並
住神虎外侍中省下孝武前鋒至新亭劭挾義恭出戰
故不得自拔戰敗義恭單馬南奔
宋書曰劭使義恭於東堂簡將義恭先使人具舟於
東冶渚單馬南奔東掖門隊主吳道興是臧質門人
冶渚軍主原穉孫是孝武故吏故義恭得免劭遣騎
追討騎至冶渚義恭始得渡淮義恭佐吏義從二千
餘人隨從南奔多為追兵所殺

劭大怒遣始興王濬殺義恭十二子義恭既至勸孝武即位授太尉錄尚書六條事假黃鉞事寧進太傅領大司馬增班劍為三十人以在藩所服玉環大綬賜之帝不欲致禮太傅諷有司奏天子不應加拜從之及立太子東宮文案使先經義恭及南郡王義宣等反又加黃鉞百賁百人入六門事平以臧質七百馬賜義恭帝以以義宣亂逆由於強盛欲削王侯義恭希旨請省錄尚書帝從之又與驃騎大將軍竟陵王誕奏陳貶損之格

九條

所云九條宋書亦不詳載

詔外詳議於是有司奏九條之格猶有未盡更加附益凡二十四條大抵聽事不得南面坐施帳國官正冬不得跣登國殿公主妃傳令不得朱服輿不得重桐鄣扇不得雉尾劔不得鹿盧形槊毦不得孔雀白氅夾轂隊不得絳襖平乘馬不得過二匹胡伎不得綵衣舞伎正冬著袿衣不得裝面諸妃不得著緄帶信潘非臺臺省

官悉用絳郡縣內史相及封內官長於其封君罷官則
不復追敬不稱臣止下官而已諸鎮常行車前後不得
過六隊刀不得過銀銅飾諸王女封縣主諸王子孫襲
封王之妃及封侯者夫人行並不得鹵簿諸主子繼體
為王者婚葬吉凶悉依諸國公侯之禮不得同皇弟皇
子車非軺車不得油幢平乘船皆下兩頭作露平形不
得擬象龍舟詔可孝建二年為揚州刺史加入朝不趨
贊拜不名劒履上殿固辭殊禮義恭撰要記五卷起前

漢訖晉太原表上之詔付秘閣時西陽王子尚有盛寵

義恭解揚州避之乃進太宰領司徒

册府元龜曰義恭為太宰時竟陵王誕舉兵沈慶之值雨不得攻城及齊孝武擇日將自濟江義恭上表曰臣伏尋晉文王征淮南淹師二百日方能制冦今誕糇粮垂竭背逆者多且成旨頻降必旦夕殄滅況廣陵塹近忽見旗旗移次京都既當祗悚四方之志必有未達又長江險澗風波難期王者尚不乘危況

泛不測之水居安慮危不可不懼私誠款款冒啟赤
心孝武乃止
義恭常慮為孝武所疑及海陵王休茂於襄陽為亂乃
上表稱諸王貴重不應居邊有州不須置府其餘制度
又多所減省
宋書載餘事曰位登三事止子長史掾屬若宜鎮御
别差扞城大將若情樂沖虛不宜逼以戎事若捨文
好武尤宜禁塞僚佐文學足光話言遊梁之徒一皆

弗許文武從鎮以時休止妻子不煩自隨百僚修誼
宣令齊到備列賓主之則衡泌之士無謁貴王金銀
裝刀劍戰具之服悉輸送還本
時帝嚴暴義恭慮不見容乃卑辭曲意附會皆有容儀
每有祥瑞輒上賦頌大明元年有三脊茅生石頭西岸
又勸封禪帝甚悅及帝崩遺詔義恭解尚書令加中書
監柳元景領尚書令入住城內事無巨細悉關二公大
事與沈慶之參決若有軍旅可為總統尚書中書事類

師伯外監所統委王玄謨前廢帝即位復錄尚書本官如故尚書柳元景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領兵置佐一依舊章又增義恭班劍為四十人更申殊禮之命固辭殊禮義恭性嗜不恒與時變移自始至終屢遷第宅與人游款意好亦多不終奢侈無度不愛財寶左右親幸一日乞與或至一二百萬小有忤意輒追奪之大明時資供豐厚而用常不足賒市百姓物姓錢可還民有通辭求錢者輒題後作原字善騎馬解音律游行或二三

百里孝武悉其所之東至吴郡登虎邱山又登無錫縣烏山以望太湖大明中撰國史孝武自為義恭作傳及永光中雖任宰輔而承事近臣戴法興等常若不及帝狂悖無道義恭元景謀欲廢立率羽林兵於第害之并四子

宋書曰義恭諸子先見害元凶為朝廷所哀後復生四子世子甯乃世祖賜名以擬魯公至是同二弟遇害謚哀世子追贈江夏王改謚愍

斷析義恭支體分裂腹胃挑取眼睛以蜜漬之呼為鬼
目粽明帝定亂令書追崇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丞相領
太尉中書監錄尚書事王如故給九旒鸞輅虎賁百人
百人前後部羽葆鼓吹轀輬車泰始三年又詔陪祭廟
庭
南郡王義宣生而舌短澀於言論元嘉元年封竟陵王
都督南兖州刺史遷中書監中軍將軍給鼓吹時竟陵
郡螢充作役剝民散攺封南譙王十三年出為江州刺

史加都督初武帝以荆州上流形勝地廣兵強遺詔諸
子次第居之謝晦平後以授彭城王義康義康入相次
江夏王義恭又以臨川王義慶宗室令望且臨川烈武
王有大功義慶又居之後慮在義宣文帝以義宣人才
素短不堪居上流十六年以衡陽王義季代義慶以義
宣為南徐州刺史而會稽公主每以為言帝遲回久之
二十一年乃以義宣都督七州諸軍事車騎將軍荆州
刺史先賜中詔曰師護以在西久比表求還出內左右

自是經國常理今欲聽許以汝代之護雖無殊績潔己節用通懷期物不恣羣下此信未易在彼已有次第為士庶所安論者乃謂未識邊之今之回換更欲為汝耳汝與護年時叶華各有其美物議亦互有少劣若今向事脫一減之者既於西夏交有巨礙邊代之議必歸於於吾矣師護義季小字也義宣至鎮勤自課厲政事修理白皙美須眉長七尺五寸腰帶十圍多蓄嬪媵後房千餘尼媼數百男女三十人崇飾綺麗費用殷實進位

司空改侍中二十七年魏軍南侵義宣慮冦至欲奔上明及魏軍退文帝詔之曰善修民務不須營潜逃計也遷司徒揚州刺史侍中如故元凶弒立以義宣為中書監大尉領司徒義宣聞之即時起兵徵聚甲卒傳檄近遠會孝武入討義宣遣參軍徐遺寶率衆三千助為先鋒孝武即位以義宣為中書尉都督揚豫二州丞相錄尚書六條事揚州刺史加羽葆鼓吹給班劔四十人改封南郡王追謚義宣所生為獻太妃封次子宜陽侯愷

為南譙王義宣固辭内任及愷王爵改授八督八州諸
軍事荆湘二州刺史持節侍中丞相如故降愷為宜陽
縣王將佐以下並加賞秩義宣在鎮十年兵强財富既
首創大義威名著天下凡所求欲無不必從朝廷所下
制度意不同者一不遵承嘗獻孝武酒先自酌飲封送
所餘其不識大體如此初臧質陰有異志以義宣凡弱
易可傾移欲假手為亂以成其姦自襄陽往江陵見義
宣便盡禮及至江州每密信説義宣以為大才負大功

功挾震主之威自古勘有全者宜在人前早有處分不爾一旦受禍悔無所及義宣陰納質言而孝武閨庭無禮汙義宣諸女義宣因此發怒密治舟甲尅孝建元年秋冬舉兵報豫州刺史魯爽兗州刺史徐遺寶使同爽狂酒失旨其年正月便反遣府戶曹送版以義宣補天子并送天子羽儀遺寶亦勒兵向彭城義宣及質狼狽起兵二月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置左右長史司馬使僚佐悉稱名遣傳奉表言臣忘家殉國誠貫幽顯而積毀

日聞紛紜濫聽皆緣姦臣交亂圖傾宗社輒徵召甲卒
戮此凶醜詔答之
宋書載詔曰公背本崇姦遂謀社稷今便觀衆六師
梟轘元惡然後警蹕清江面稟覲禮
太傅江夏王義恭又與義恭書諭以禍福
宋書載書曰昔歲二凶搆逆弟協宣忠孝奉戴明主
元功盈德既已昭著柰何妄聽邪說輕造禍難國庫
流言遠歸愆於二叔世無晁錯仍襲轍於七藩棄漢

蒼令範遵齊冏敗跡臧質少無善行藉西楚強力圖濟其私凶謀若果恐非復池中物魯宗父子世為國仇今據有五州虎兕出於柙是且為劉淵耳自鹵侵境以來公私彫弊安以撫之庶可寧靜弟復從而擾亂吾恐邊鄙皆為禾黍宜遠尋武皇創業艱難近念家國比者禍釁時息兵戈責躬謝過追保前勲垂美竹帛昔梁孝悔罪景帝施恩阜質改愆肅宗降澤忠焉之誨仰希往言禍福之機明者是察

義宣移檄諸州郡遣參軍劉諶之尹周之等率軍下就臧質雍州刺史朱脩之起兵奉順義宣率衆十萬發自江津舳艫數百里是日大風舟垂覆沒僅得入中夏口以第八子愔為輔國將軍留鎮江陵遣魯秀朱曇韶萬餘人北攻朱脩之秀初至江陵見義宣既出拊膺曰阿兄誤人事乃與癡人共作賊今年敗矣義宣至尋陽與質俱下質為前鋒至鵲頭聞徐遺寶敗魯爽於小兒授首相視失色帝使鎮北大將軍沈慶之送義首於義宣

并與書義宣質並駭懼帝先遣豫州刺史王玄謨率舟
師頓梁山洲内東西兩岸為却月城營柵甚固
宋書曰義宣與玄謨書令降答之曰公崇長奸回自
放西服信邪細之說滅君親之恩乃復枉辱書檄遠
示見招丹心微款未亮高鑑環念周回始悟知己之
為難也徒見徐魯去就未知仗義有人豈不惜哉有
臣則欲其忠誘人而導諸逆君子忠恕其如是乎茍
不忠恕則擇木之翰有所不及矣夫挑妾者愛其易

求妻則敬其難若承命如響將馮用之原數存與無
禮必及竊恐荆郢之士已貳其懷僕幸承人乏輒屬
艱棘銳為執事周旋投命當仁理無所讓君道既盡
民禮亦絶執筆裁答感憤交懷
撫軍柳元景據姑熟為大統偏師鄭琨武念戍南浦質
徑入梁山去玄謨一里許結營義宣屯蕪湖五月十九
日西南風猛質乘風順流攻玄謨西壘冗從僕射胡子
友等戰失利棄壘度就玄謨質又遣將龐法起以數千

兵趨南浦仍使自後掩玄謨與琨念相遏法起戰大敗赴水死略盡義宣至梁山質出東岸攻玄謨玄謨分遣游擊將軍垣護之竟陵太守薛安都等出壘奮擊大敗質軍軍人一時投水護之等因風縱火焚其舟乘風勢猛盛煙燗覆江義宣時屯西岸延火燒營殆盡諸將乘風火之勢縱兵攻之其衆一時奔潰義宣與質相失各單舸迸走東人士庶並歸順西人與義宣相隨者猶有百餘舸女先適臧質子遏尋陽入城取女載以西奔至

江夏聞巴陵有軍被抄斷四入邏口步向江陵衆散且盡左右唯十許人足痛不復能行就民僦露車自載無復食緣道求告至江陵郭外竺超民具羽儀迎之時帶甲尚萬餘人義宣既入城仍出廳事見客左右翟靈寳誡使撫慰衆賓以臧質違指授之宜用致失利今治兵繕甲更為後圖昔漢高百敗終成大業而義宣誤云項羽千敗衆皆掩口笑魯秀竺超民等猶為之爪牙欲收合餘燼更圖一決而義宣昏墊無復神守入内不復出

左右腹心相率奔叛魯秀北走義宣不復自立欲隨秀去乃於内戎服盛粮糗帶背刀携息慆及所愛妾五人皆著男子服相隨城内擾亂白及交横義宣大懼落馬仍便步地超民送城外更以馬與之超民還守城義宣冀及秀望諸將送之入魏既失秀所在未出郭將士逃盡唯餘慆及五妾兩黃門而已夜還向城入南郡空廨無牀席地至旦遣黃門報超民超民遣故車一乘載送刺姦義宣止獄户坐地歎曰臧質老奴誤我始與五妾

俱入獄五妾尋被遣出義宣號泣語獄吏曰常日非苦今日分別始是苦大司馬江夏王義恭諸公王八坐與荆州刺史朱修之書言義宣反道叛恩便宜專行大戮書未達脩之已至江陵於獄盡之孝武聽還葬舊墓

愚按義宣之叛應入逆臣傳但孝武以淫其諸女激之又為臧質所玩脅非首惡也故仍置本傳

長子恢年十一拜南譙王世子

宋書曰元凶弒立恢為侍中及義宣起義劭收恢及

五弟縈於外命散騎郎沈煥防守之煥密欲歸順謂恢等曰禍福與諸郎共之願弗憂及臧質自白下趨廣莫門劭令煥殺恢等煥解其桎梏與俱向廣莫門

逆質至因得出

晉氏過江不置城門校尉及衛尉官孝武欲重城禁故復置衛尉卿以恢為侍中領衛尉衛尉之置自恢始也

義宣反錄付廷尉自殺恢弟愷字景穆生而養於宮中寵均皇子十歲封宜陽侯孝武時進為王義宣反問至

愷於尚書寺內著婦人若衆問訊輒投臨汝公孟詡詡於妻室中為地窟藏之事覺并詡誅餘子並為修之所殺

衡陽文王義季幼而夷簡無鄙近之累文帝為荊州武帝使隨往特為文帝所愛元嘉元年封衡陽王十六年代臨川王義慶為都督荊州刺史先是義慶在任遇巴蜀擾亂師旅應接府庫空虛義季蓄財節用數年復充實隊主續豐母老家貧無以為養遂不食肉義季哀其

志給豐母月米二斛錢一千并制豐噉肉義季素拙書帝聽使人代啟啓事唯自署名而已嘗大蒐於郢有野老帶苫而耕命左右斥之老人擁耒對曰昔楚子盤游受譏令尹今陽和扇氣播厥之始一日不作人失其時大王馳騁為樂驅斥老夫非勸農之志義季止之曰此賢者也命賜之食老人曰吁顧其賜也其賜也苟不奪民時則一時皆享王賜老人不偏其私矣斯飯也弗敢當問其名不言而退義季素嗜酒自彭城王義康廢後

遂為長夜之飲略少醒日文帝詰責曰此非唯傷事業亦自損性命近長沙兄弟皆緣此致故將軍蘇徵耽酒成疾旦夕待盡一門無此酣法汝於何得之義季雖奉旨酣縱不改成疾以至於終二十一年徵為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加都督發州之日帷帳器服諸應隨刺史者悉留之荊楚以為美談二十二年遷徐州刺史明年魏攻邊北州擾動義季慮禍不欲以功勤自業無他經畧唯飲酒而已文帝又詔責之

冊府元龜載詔曰杜驥申怙倉卒時以弱甲瑣卒邀

邀寇作援爾為元統司馬桓桓連被意旨猶復逡巡

匈奴輕漢將自此始賊初越逸未知指趨故且裝束

兼存觀察少日勢漸可見便應有大經略何安然不

動若謂事理正應如此進大鎮聚甲兵徒為煩耳

二十四年薨於彭城太尉江夏王義恭表解職迎喪不

許帝遣東海王禕迎喪追贈司空傳國至孫

宋書曰孫名伯道以順帝昇明三年薨　恩按凡薨

於順帝末者恐非天年皆蕭道成害之也餘倣此

齊受禪國除

論曰自古帝王之興雖係歷數至於經啟多難莫不兼藉親賢當夫餘妖內侮荀桓交逼荊楚之勢同於累卵如使上畧未盡一簣或遺則得喪之機未可知也烈武王擘羣才揚盛衰一舉而掃勍寇亦人謀之致乎長沙雖位列台鼎不受本根之寄跡其行事有以知武皇之則哲廬陵以帝子之重兼高明之姿寡跡未彰禍生為

忌痛矣夫天倫猶子分形共氣親愛之道人理斯同富貴之情其義則舛善乎龐公之言比之周公管蔡若處茅屋之內宜無放殺之酷觀夫彭城南郡其然乎江夏地居愛子位當上相大明之世親禮冠朝屈體降身歸於卑下得使兩朝暴主永無猜色歷載踰十以尊戚自保及在永光幼主南面公旦之重屬有所歸自謂踐冰之慮已除太山之安可恃曾未云幾而磔體分肌古人隱微致誠斯篤矣矣衡陽晚存酒德何先後云殊其將

存覆車之鑒乎不然何以致於是也

南北史合注卷十四